

空信封

張有德著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空 信 封

張 有 德 著

汪 觀 清 沈 悌 如 畫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這個集子，共包括四個短篇故事。

“空信封”是寫一個小朋友，寫信請爸爸買圍巾，因為他粗枝大葉，寄了個空信封。它向小朋友們指出：無論作什麼大小事情，都要細心謹慎，不能粗枝大葉。“捉野兔”，是通過捉野兔活動，生動地表現出孩子們活潑勇敢的精神。“土坯”和“看娃娃小隊”是寫孩子們幫學校搬土坯和幫助農業生產合作社看娃娃。從這些平凡的勞動中，反映出孩子們熱愛公共財物、熱愛勞動的新品質正在成長。

空 信 封

張 有 德 著

汪觀清 沈悌如繪圖 楊文義裝幀

*

少 年 兒 童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肆號

上海集成印製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號：文1043(高)

開本 787×1092 耗 1/28 印張 1 9/14 字數 24000

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二次印刷

印數 33201—113200 定價 (4) 0.16 元

目 錄

空信封.....	1
土坯.....	9
捉野兔.....	18
看娃娃小隊.....	26

空 信 封

“叮噹!叮噹!”上算術課啦。老師出了三道習題,就讓大家在練習本上算,一邊還告訴大家:“要算得仔細些、清楚些,千萬不要慌哩慌張丟三拉四的。”

郭靖邦也聽到了老師的話,但他可毫不在意。當然啦!這三道題叫他來算,真是太容易了。第一題是加加減減;第二題雖然得加上小括號,但是只要一加一除就行了;第三題就更簡單,只有兩除。他拿起筆,一口氣就把三道題算完了。

他看了看答數:第一題是 387,第二題是 4900,第三題是 1000。一點也不錯。於是他合着練習本看別人算。頭一張桌上的兩個人算得最慢,手像木頭似的,半天動一下。還有後邊那大個兒王天堂,力氣可不小,但算起算術來就好像老牛拖車一樣的費力。還有……唉!他們真笨,怎麼也算不快。他得意地看看這個,看看那個,顯得自己比任何人都聰明的樣子。

說起來,郭靖邦可真聰明,在他們班裏,誰也沒有他的腦筋清楚,可是他的各門功課和各門作業,却從來沒有得過滿分。

老師看他坐着沒事，就說：“郭靖邦：你算完了嗎？再好好的看一看，你的算草常常出錯，看的時候要仔細些。”

於是他翻開練習本：第一題 387，第二題 4900，第三題 1000。看來看去，還是一點也沒錯。他合住了本子，又得意地看看大家。心想：這三道算術題，我算得又快，又準確，該得個滿分吧！

這時候，已經有不少同學算完了。他側過頭來看着自己同桌張中南，第三題剛列出式子呢！忍不住要笑出來，可是一看見張中南脖子上圍着的小花圍巾，心裏又馬上想起一件事。

張中南的小花圍巾真漂亮，他第一次圍到脖子上的時候，好多同學都扳他的肩膀看，誰不愛這小花圍巾呢！紅綠方格，白藍道道。郭靖邦最愛那圍巾兩頭的絲帶兒。他不止一次地叫媽媽到街上去買，可是街上賣的都不好看。最近他才和媽媽商量好，給爸爸寫封信去，請他買一條花圍巾寄回來。爸爸在鄭州工作，聽說那裏是個出名的輕工業城市，當然能買得到。信寄去已經五天啦，今天一定會有圍巾寄到的。

他想着想着，忽然下課鈴響了。這一次是大休息。大家都走出教室。張中南對他說：“靖邦，今天算草還是你先交啊，你校對了沒有？”郭靖邦滿不在乎地說：“當然校對了。”說完就往一邊走。張中南在後面喊道：“靖邦！靖邦！你不是說要借書嗎？走呀，現在正是借書時間，咱們一道去。”郭靖邦頭也不回，一面走一面喊着：“現在我不去。”

張中南見他不去，就一個人跑到圖書館去了。

郭靖邦一邊走，一邊在想：現在正是郵遞員送信的時間，說不定爸爸今天就把小圍巾寄來呢！他記得很清楚：在給爸爸的信上，什麼格，什麼道，什麼顏色，多長，多寬，寫的可明白啦。要是今天能圍上那條小花圍巾，那該多高興啊。

他一個人站在學校門口不斷地朝外瞅，街上跑過一輛自行車，也要仔細地看看，深怕郵遞員認錯了校門，跑到別家去了。等了好大一會，沒見郵遞員來，多急人呀！

忽然：大個子王天堂跑過來說：“郭靖邦：李老師叫你到他屋裏去。”他一聽，心想：準是作文本上又寫了錯別字或是掉了字啦，因為好多次都是這樣，自己在桌上校對了兩三遍，認為一點沒有錯，可是老師的眼睛老那麼尖，交上去以後，總會找出些毛病來。不單作文簿上是這樣，算術簿上也是這樣。老師真會找岔子，丟一個字，掉一個圈有什麼了不起呢？

他硬着頭皮，走進了李老師的屋裏，出乎他的意料，李老師給他的不是作文簿，却是算術練習本；對他說：“看看今天你算的有錯沒有？”說完以後，就去改別人的算術本了。

郭靖邦看了看，第一題 387，第二題……，一點也沒有錯呀！他對老師說：“沒有錯。”

老師停了筆，看了看他，說：“你再看看。”

他又看了一遍，並且偷偷地看了看老師正在改的別人的算術練習本。這才恍然大悟，原來答數寫錯了。可不是嗎？第三題，式子上明明得數是 1000，答的時候却少寫了一個零，寫成 100，



他很不好意思的對老師說：“答數寫錯了。”

李老師對他說：“答錯了吧！你老是這樣不細心，一次，兩次，三次……一錯再錯，這怎麼辦呢？”停了一會，又繼續說：“翻開你的練習本看看，差不多每天都有錯。你以為這些小錯沒什麼關係嗎？養成了習慣，就會出大錯啊。”

他低着頭，心裏怪難受的。忽然看見窗外有個熟悉的影子一晃：大個子王天堂站在窗口，手裏拿着一封信，向他擺動着。他立刻知道這是爸爸寄來的信，小花圍巾該寄來了吧！他恨不得一個縱步就飛出去。等了十多分鐘，老師才把話說完。

郭靖邦一蹦三跳的跑到王天堂跟前，接過信就問：“小圍巾呢？”這一下可把王天堂問糊塗了。

“什麼？！圍巾！”

郭靖邦笑嘻嘻地說：“別鬧了，快拿出來給我吧！我給你敬個禮！天堂。”

王天堂更是莫名其妙了：“你到底說什麼呀？我真沒看見，要是郵東西，也得拿包裹單到郵局取呀！你先拆開信，看看信裏怎麼說吧！”這時好些同學都圍過來了。李老師也從後面慢慢地走過來。

郭靖邦說：“你這大個子，別來逗我，小東西是直接送來的。懂嗎？難道我還不知道！好吧！別嚷了，讓我先看看信。”

信，果然是爸爸寄來的，上面寫着：“靖邦：昨天我接到你給我寄的一個空信封，看筆跡，確乎是你寫的……”

怎麼？空信封！是我寫的？這是怎麼回事！他推開了大家，就往教室裏跑。大家不知道怎麼回事，也跟着他跑。這時李老師已經走到他的面前，看見大家一窩蜂似的跟着郭靖邦跑，就叫住他，問：“什麼事情呀？郭靖邦！”他真沒有想到老師也在他的面前，心想：糟糕！這下子又要挨老師的批評了，怎麼辦呢？李老師親切地問道：“郭靖邦，是你爸爸給你的信嗎？信上說的是些什麼呀？”這一來，郭靖邦弄得進退兩難，說吧！多難爲情啊！不說吧！老師又在問。遲疑了一下，他把信遞給了老師。

李老師接過信來看着，特別注意下面幾句話：

“……如果真是你忘了把信裝在信封裏，那就是說你的粗枝大葉的毛病更嚴重了……”

李老師看完了信，把郭靖邦看了一眼，溫和地用手撫摩着他的頭說：

“靖邦：你得好好想一想啦，一個粗枝大葉的人，在學習上、工作上到處會出岔子。幸而買圍巾還是一件不頂重要的事，假使有個什麼要緊事，你想：像你這樣粗枝大葉，豈不就誤了大事麼？這封信對你是個教訓，今後可不能再粗枝大葉啦！老像這樣發展下去，那是多不好呀！”

郭靖邦低着頭，一聲不響。老師知道他這時心裏很難受，就說：“快上課了，進教室去吧！”他聽了這句話，三步併作兩步走進了教室，從書包裏拿出米嘉的五分那本書，一張一張地翻，可是書裏什麼也沒有。他自言自語地說：“真怪，我記得清清楚楚



的，那封信最先是夾在這本書裏的，後來從這本書裏拿出來裝進信封。怎麼寄出去的會是隻空信封呢？”

同學們都圍着他，大個子王天堂很小心地問：“靖邦！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？小圍巾沒有啦？”

他不耐煩地說：“沒有沒有！”獨自個兒又打開爸爸的信來看了。

正在這時候，張中南從圖書館回到教室來了。他一手拿着一本書，一手拿一張紙片。看見郭靖邦那種生氣的樣子，就問：“你把給父親的信丟了吧？你把信夾到書裏，交給圖書館了。我剛才去借書，一看，書裏夾着你一封信，你看，這不就是！”

張中南把手裏的紙片遞給了他。

郭靖邦這才想起來，原來那封信是夾到羅文應的故事裏去了。他隨手把張中南手裏的紙片拿過來一看，正是自己寫給爸爸的信。

郭靖邦抬起頭來看看同學們，看了看張中南圍的小花圍巾，又想起父親和老師的話……

從這以後，郭靖邦再不說丟一個字、掉一個圈沒什麼了不起啦。

土 坯

“哼，我不愛護公物！你李保國也不見得就不犯一點錯誤！”
張道修一邊走，一邊生氣地嘟嚕着。

“還說什麼‘那是學校的土坯。’難道我不知道嗎？哼，不是我吹，這土坯由學校外邊往學校裏拉時，我還親自去裝車來着。壘學校院牆時，我也曾給工人伯伯們搬過土坯。如今剩了那麼一小堆，你可把它放到眼裏了。‘學校還等壘廁所牆哩！’這老師早就說過，還用你說？”

“有錯誤當然該接受批評。可是今天明明不是我故意破壞公物，你却給人戴了個大帽子，又報告給孫老師，這算够朋友嗎？你在旁邊還沒看清楚，我今天穿的是海軍服呀！王鴻章看着怪好的，讓我站到高處叫他好好瞧瞧，你說我能不答應人家？要是你，恐怕還要飛起來讓人家看的。我那麼剛上到土坯堆上，你就喊了起來。哼，……”

李寶國一聲不響，只是向他看看。

張道修越想越生氣，腳踏到地上，“通通”直響。要是平常他放學回家，走到這柿樹園，總要把那青綠的小柿子看幾遍。可今天，他走過柿樹園還不知道哩。

太陽大概知道他今天在生氣，所以早就躲起來不見面了。風也怪，平常颳的都是些溫和的風，今天一陣陣颳過來，涼颼颼的。



張道修覺得身上有點冷，趕忙加快了腳步。

他到了家裏，把書包往桌上一摔，坐在椅上不動了。媽媽從門外進來說：“道修，快加件衣服，天冷了。”

“加件衣服，加件衣服，都怨做了這套海軍服！”

“怎麼？海軍服不好？”媽媽摸不着頭腦，“在學校裏又鬧什麼來，看來家這個勁。”

“鬧什麼來，還不是爲這套海軍服！王鴻章見我穿上怪好看的，就叫我上到高處，讓他仔細瞧瞧，我就上到土坯堆上，——知道啥是土坯堆吧？那是我們壘校院牆用的土坯，壘完了，剩下那麼一小堆，老師說等壘廁所牆。——我還沒爬到上邊，那李保國就喊了起來，——李保國就是常來咱家玩的，那個胖胖的孩子，小名叫福尙。——他一喊，我就下來了，可是他却給我戴了個大帽子，說我不愛護公物，還報告給孫老師。到學校裏問問，教室外的花都是誰澆的？破櫬子是誰修的？我不愛護公物！”

“消消氣吧，孩子，”媽媽笑着打斷了他的話，“不管你以前怎麼好，可是上到土坯堆上，總是不對的，土坯很容易壞，一踩就會壞的……”

“我們的土坯是晒得非常乾的，”他趕忙解釋着，“我並沒有踩壞一點點！”

“聽我說完，”媽媽說，“沒踩壞當然好啦，可是踩壞了不就晚了嗎？你知道做土坯多不容易，前院你大伯等着蓋房，上次剛把土坯做成就下了雨，全淋壞了。多可惜。剛才你爸爸就去幫你大

伯用麥草蓋土坯啦，這次的土坯再淋壞了，可要把你大伯氣壞的。”

“噢，我爸爸去幫大伯蓋土坯了？”張道修這時才想起：天要下雨了。

“是呀，土坯最怕雨淋，你看這天，說不定一會就下了。看風多涼，快加件衣服吧。”

“媽，我們學校裏的土坯不也得蓋好嗎？”他只顧想學校裏的土坯，沒聽清媽媽的話。

“當然應當蓋啦，不過你們老師會把它蓋好的。你快先到裏間穿上件衣服吧。”

“媽，我們學校的土坯該用啥蓋呀？”

“你先穿上衣服再說吧。”

“媽，用咱那塊大油布蓋住行不行？”

他只顧想，總聽不清媽媽的話。

“道修，我讓你先多穿件衣服呀，”媽媽有點生氣了，“油布能蓋多大一點呀！”

“行，行，我們的土坯只有方桌大那麼一堆。”說着他就跑到裏間去取。

“道修，先穿上件衣服，快下雨了。”媽媽追到裏間。

這時，張道修把油布拿出來就想往學校跑，媽媽一把把他拉住：“天快下雨了，凍出病咋辦？穿上衣服，換上膠鞋再去。”

沙沙沙，下雨了。張道修更着急了。

